

## 新时代之歌

### 一

2018年,海南,三亚。  
“呵,这当特种兵还真要有‘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’的本事。”想想前几天还在西藏赏月,今天却又在三亚中流击水,连长朱科自有一番感慨。

刚随单位在海拔4200米完成备勤驻训任务的朱科,还没有完全适应三亚一月份突如其来的寒冷,他的小腿不自觉地打颤。他瞪大眼睛试图寻找远处隐于波浪之中的浮漂。

那浮漂就是这次徒手一万里游泳的终点。那可浮漂在一万米之外,如何能够望到?

这次全军特种部队骨干集训已经接近尾声,朱科所在的第77集团军某特种作战旅被誉为“西南猎豹”,第一阶段排名第5,第二阶段排名第2。如今,剩余的考核课目已经不多,这次徒手一万里是硬仗中的硬仗。

“这次考核恐怕不太轻松。”朱科用力地搓了搓僵硬的肌肉,试图让自己暖和起来。他知道,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很大的考验,心中不由得兴奋起来。

这种兴奋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2014年“黑豹集训”,朱科每天都要背着和自己体重一样重的装备,跋山涉水地行军100多公里,途中穿插山地障碍、牵引横越、武装泅渡。每天训练开始前,他都会用针仔细地挑破脚上的每一个水泡,然后用绷带紧紧地把脚包起来。每天累到精疲力竭,第二天又开始新的征程,那是一种挑战自我带来的兴奋感。

从那时候起,朱科就开始很认真地享受每一次超越极限的快感。

“今天,鉴于天气恶劣,天冷逆流,本次考核决定不计个人成绩,以单位整体完成率评定考核结果。”考官站在台上,向所有参赛者宣布考核规则修改。

“呵,考单位完成率么?”朱科的眼神扫过站在身边的队员,突然发现杜程脸上的颜色和胸口截然不同,胸口是透亮的白,脸是乌亮的黑。这黑色是汗水和烈日印记,作为领队,朱科心中泛起隐隐的心疼。

集训以来,这支“西南猎豹”小分队带给他太多感动。他摸过熊掌的手,那双握枪的手就像是钢铤。老茧破,新茧生,新茧换老茧,摸起来是扎心的疼。一次张学成的小臂被冲锋舟划开了一道口子,血顺着迷彩服流下,可他始终没吭一声。罗成春更像一个斗士,不服输的情绪是会感染人的,累的时候看着他,浑身就

# 向着光明飞翔

■宁新路

怎么形成的,宇宙究竟有多大?我们有太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。3000多年前,古人把太阳看成了神的化身;而3000多年后的今天,人们不再把它看作是神,而把它看作是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,也没有了古人对它的那种敬畏和崇拜。即便这样,对它的认识又有多深呢?我们面对太阳仍然很迷茫。

我宁愿在科学的望远镜前,保持一份像古人那样对太阳的崇拜与敬仰,宁愿对它有一份神秘的敬畏。

我想起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“十日神”的故事。十日神化作“三足鸟”,每天早晨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,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,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。这融化于神话之中的表达,让我们感慨,古代人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是多么生动;我还听说了太阳神鸟图案上那4只飞鸟,它是《山海经》中所述帝俊之裔大都“使四鸟”的生动故事。由此而明白,太阳神鸟的制作者以此来表明他们不仅是帝俊的后裔,还对“十日神”有着亲缘关系以及对太阳的崇敬之情。我还听说过关于太阳是“三青鸟”与“五彩鸟”的故事。这些美丽的传说、对太阳的崇拜是那么富于想象和神奇动人。这些故事让我感受到古人对太阳如此崇拜的深刻内涵与缘由。

由此,金沙有了太阳神鸟的图腾,金沙遗址展现的一切思想和精神

# 猎豹出击

■胡建峰 丁涛

猎猎,战神怒吼,“西南猎豹”从此出击。

### 三

2008年,四川省,阿坝州理县古尔沟。

深夜,暴雨如注。“难道就此止步了么?”特种大队大队长苏杰知道,自己身后的车队绝无可能通过前方的塌方,整个特种大队被拦在了古尔沟。

5月12日晚上9点,从接到集团军救灾命令的那一刻起,特种大队就立马整理物资,开赴灾区。这支刚从藏区维稳战场上回来的部队,还没有得到片刻喘息,就立马奔赴汶川震中。从营区到古尔沟300多公里的路程上,所有官兵保持着一种不约而同的沉默。一路走来,房屋倾倒,地层开裂,山体塌方,受灾群众流离失所。

大队长走下车子,推开门递过来的雨衣。长龙一般的车队里探出一个脑袋,苏杰知道,这些年轻人的脸上写着期待和焦急,他们在等着自己发出下一个命令。

“所有驾驶员原地待命,待道路抢通后再向前开进。其余人员带着干粮和救援物资,跟着我,我们徒步进汶川!”大队长发出这个命令后长舒了一口气。他知道,这个命令是有很大风险的,留下的车队可能久久不能赶来,徒步的队伍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,不可控的因素太多。

“可这才是特种兵应该有的样子!”苏杰阔步走进暴雨之中。

这不是震后苏杰发出的第一个命令,也不是他第一次步行走出塌方地域。把时间的转盘拨回5月12日14时28分04秒,大队长苏杰正带领部分人员在成都执行任务。地震发生的那一刻,风云色变,山崩地裂,苏杰一行被塌方困在了映秀镇。一样的场景,一样的命令,苏杰命令驾驶员廖峰等人留在原地组织当地人员开展自救互救,自己则率其余人员和部分群众徒步走出塌方路段。

这是老特种兵才能做出的决断。

90公里,14个小时,雨、泥、连根拔起的树、开裂的地,永不止步的特种兵。饥饿混杂着疲惫,意志强撑着脚步,20年特战精神磨炼,“猎豹”出击震区。

“看,那是汶川么?”“是的,那是汶川。”

### 四

2018年,海南,三亚。

“那个浮漂,就是终点了吧。”对于游到精疲力竭的朱科,终点就是希望,而青春就是向着希望不懈地奔跑。

活动,就是围绕太阳的。那铜人像头罩太阳光环的奇异冠饰,强烈透出祭祀者是太阳天使的寓意;那金光闪闪的王者权杖上的太阳和神鸟,被视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;那飘逸斑斓铸有太阳的祭祀器是给太阳神鸟的供奉;那金银装饰品上的太阳图案是崇拜太阳神鸟的体现;那堆积如山的象牙是献给太阳神鸟的礼物;那成千上万动物首级的遗骨是送给太阳神鸟的祭品;还有在这里沉睡了3000多年的金面具、金冠带等黄金制品,在它们闪烁着的太阳一样的光芒里,彰显着对太阳和神鸟的崇拜。

太阳是神秘的。你可以相信科学,可以不相信神鸟和太阳神,但不要相信神鸟看成是迷信的符号,也不要认为古人和今天崇拜太阳的人是愚昧无知的。太阳神鸟图腾表现出的精神和信仰,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体现。我愿意尊重古人和现代所有崇拜太阳的人,也尊重他们把崇拜太阳作为一种精神信仰。崇拜太阳,比崇拜自我和明星要高贵;把崇拜太阳作为精神信仰,比心中没有信仰要高贵。想象太阳神鸟,会驱散心中的狂傲、狭隘、自私、阴暗,让人变得谦逊、宽阔、仁慈、明亮。

那只原样大小复制的太阳神鸟,高高地挂在我家书房的玻璃柜中,走进书房就能看到它。我一次次端详它,它给了我丰富的想象力。四季的轮回,怎么会想象成4只飞奔的鸟?那4只飞奔的鸟,怎么会描绘成托起太阳的火焰?这简直是太阳与神鸟完美结合的绝唱。这绝美的图腾,虽然透着神的色彩,但它在艺术中展现着太阳与自然变换的科学,也撞击出了我心头对太阳的无限想象力。它让我最不能忘记的事是感恩与敬畏,我由衷地感恩与敬畏太阳的仁慈与博爱的词语,赞美它的伟大和神秘。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2018年5月的一天,妈妈早早地起床了,因为她要去参加一个活动。我载着妈妈前往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“国福路51号”——它早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门牌,而是成为记载一个老人、一段历史的所在。如今这座“陈望道故居”经过全面的修缮,变身为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对外开放。

每年7月1日前后,太外公陈望道的名字都会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,勾起我们全家对他老人家无限思念,看着一张张泛黄老照片里的旧日时光,读着一封封珍贵家书里的亲切话语,我们仿佛感到,他一直在我们身边,从未走远。

太外公的老家在浙江义乌分水塘,那里不仅是他的出生地,也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书籍的诞生地。太外公很早就投身革命,无暇顾及家庭,加上当时生活动荡,医疗条件差,他的结发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先后病亡,只留下两个女儿,妈妈就是他的次女陈次莲的女儿。

我的外公季鸿业受岳父陈望道的影响和帮助,在浙江组建抗日武装“八大队”,常年征战在外,外婆陈次莲终日为他担惊受怕、提心吊胆,在妈妈12岁那年撒手人寰。亲人接连三地离世,对太外公的打击很大,他深感对家人的愧疚,每次想起他们,总是暗自流泪。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,他与复旦外语系教授蔡葵结婚后,亲自抚养外孙女。

太外婆既是太外公生活上相濡以沫的伴侣,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。她对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,用自己的工资供他们读书,安排好他们的生活,不用太外公操一点心。1958年我外公被打成右派隔离之后,太外公和太外婆对妈妈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有好几次妈妈放假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已是深夜,太外公已经休息,但妈妈进到三楼她的小卧室里,总是会看到精心摆放在那里的鲜花、水果和写着“欢迎亲爱的外孙女回家”的卡片,这让从小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妈妈倍感亲切。

全国解放后,太外公身兼数职,身居高位,但他从未用权力为家人和亲戚朋友谋过私利。太外公一生敬重周恩来,他常说:“我要向周总理学习,要过家庭关、亲戚关、朋友关。你们都要自力更生。”

在前往“国福路51号”的路上,妈妈又给我讲起许多往事。“1957年,我参加高考,外婆希望我能考到上海,所以我第一志愿报考了上海第一医科大学,可惜的是,我最终被录取在了第二志愿浙医大。当时外公是华东高教局局长、华东高招办主任,如果他去打个招呼,一切都可以如愿以偿,但外公没那么做。”

“1962年大学毕业时,外婆已经患脑部肿瘤,她十分希望我能够生活和工作在他们的身体,一来因为我懂医,方便照顾他们;二来如果可以在上海工作,势必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。但外公始终没有插手我分配的事,任由学校将我和你爸(他们是浙医大同学)分配到了嘉兴第二医院。”

“1964年外婆蔡葵去世后,上海市统战部部长见外公年岁已高,身体又不好,主动提出把我们夫妇调回上海,照顾他的日常起居。他老人家拒绝了,说‘让他们在下面锻炼锻炼吧’,结果我们在嘉兴一直锻炼到了退休。”

妈妈说,家里人曾经埋怨过他不近人情,甚至认为他“自私、冷血”,其实他何尝不希望含饴弄孙、儿孙绕膝、一家团圆?但是他有他的信仰、有他做事的原则,他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。

父母在嘉兴工作期间,太外公常常写

# 妈妈眼中的陈望道

■朱沛文

信给他们,询问他们的生活,更关心他们的思想。他在1968年5月9日的来信中说:“我向来关心国事,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,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,家事无人管,才稍稍注意一点。对于亲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当做接班人看待。希望他们在政治上、思想上超过自己。”

妈妈的话唤起我心底温暖的回忆。在我和弟弟的记忆中,太外公是个不苟言笑、外表严肃的长者,我们姐俩都有点怕他。懂事以后才知道,我们是太外公最宠爱的人,他不善于表达,却将爱刻进骨子里。

一到节假日,他就叫我们全家快快去上海,那是“国福路51号”最温馨、也是太外公最开心的日子。闲暇时,太外公也会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修枝剪叶,拔草种菜;或者搬个椅子,静静地坐在院子的角落,看着孩子们追逐嬉戏,享受天伦之乐的那份满足。

每次到上海,我们见到什么东西都新鲜,把家里闹腾得就差掀房顶了:我们将从院子里捡来的一大堆枯枝落叶往开着的电扇里扔,“天女散花”、一片狼藉;又用外面折来的树枝编成帽子戴在头上,拿着玩具枪在客厅的桌子底下、皮沙发上断杀冲锋、又打叉腿。父母见状,大声呵斥我们:“不可以吵闹了,不可以影响太外公看书,不可以……”这时太外公总是朝爸妈摆手:“让孩子们玩吧,没关系。”太外公严肃的外表下,有着一颗未泯的童心,他在写给爸妈的信中,学着我们姐弟的口气写道:“国庆节到上海来过节,上海到了,上海到了‘地来……’”

随着我们渐渐长大,太外公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,常常告诫我们:“做人要有一技之长,靠前辈只能吃一时,自己有本事才能立一生”。他不会像太外婆那样嘘寒问暖,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一点成绩而喜形于色,但却比任何人都更关注和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。

我和妈妈推开那扇熟悉的铁门,来到这座结构独特、充满美感的三层小楼前,和太外公一起生活在这里时的美好记忆宛若眼前。而太外公一生矢志不渝、追求真理的崇高人格魅力则印刻在心底,永远影响着我們。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神州礼赞

■吕连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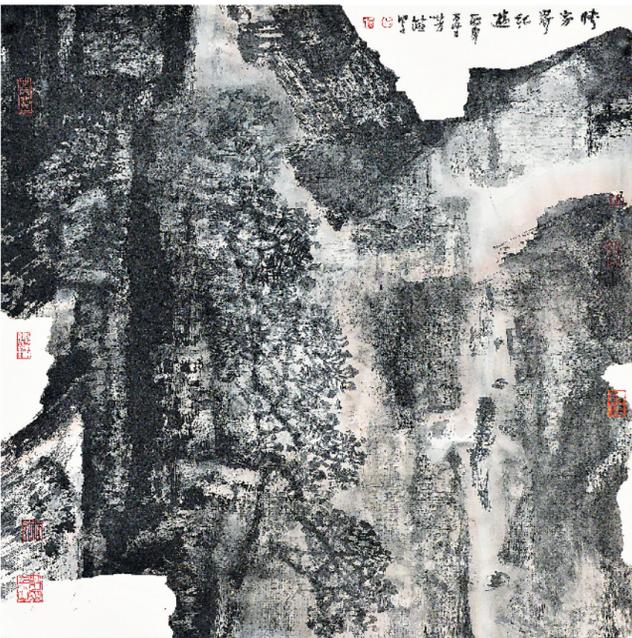
五星红旗迎风展,铁锤镰刀念如磐。锦绣大地春盎然,浩瀚星空盈璀璨。

不畏浮云遮望眼,敢拨云霾高登攀。上下求索四十载,神州大地换人间。

励精图治不畏难,千秋伟业任在肩。喜看黄河扬碧波,绿水青山绕家园。

民族复兴筑梦圆,牢记使命谱华年。风劲帆满海天阔,辉煌史诗凯歌传。

文学  
作品



武陵梦幻(中国画)

陈芳佳作

长征

第4275期